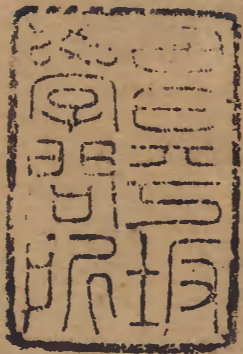


濂洛關閩書 張子

二



漢書門			
五	二	九	二
函	號	類	
三	一	二	
架	函	號	
六	三	一	
册	架	函	

內閣文庫			
五	二	九	二
函	號	類	
六	一	二	
册	架	函	
三	一	二	
架	册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92	
冊數	6 (2)		
函號	299	41	

儒家世号

共六本



卷七

三十一

淺草文庫

張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為脩道之教亦於斯乎

張子作西銘正蒙及理窟諸書皆言性言道之書也而所以為脩道之教亦於斯乎  
具焉蓋橫渠少時喜談兵嘗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文正知其為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自是翻然向往則其生平之所得力有自未矣二程子偁道伊洛張子偁學閩中同時異地而程子乃取其西銘以示門人至朱子曠代相接又於西銘正蒙皆為之註解行世大道之

傳真不以地相去世相後而有異旨也或者  
曰西銘一篇言理一分殊即天章一章大本  
達道之旨至正蒙理窟諸篇凡天地聖人幽  
明禮樂与夫天道人道之說無不條貫又可  
与三十二章互為發明子之輯是書也其以  
是乎余曰固也而無事規規摹擬也特是此  
心此理之同張子稟有子思子為之啓牖於  
前烏知子思子不稟有張子為之輔翼於後  
也噫子思子奮乎百世之上張子興起乎百

世之下又豈以地異世殊而不為符節之合  
乎哉用是不揣固陋謬為編次註釋且并數  
語於端儀封張伯行書

張子

張橫渠字子厚世為大梁人夜父宦遊  
 四不能歸至陝西鳳翔府郿縣橫渠鎮貧  
 不中士子家為學古力行篤志好為仁  
 其言多過者至正蒙詞義難深以子語  
 類遺書似難卒讀今畧為刪訂虛妄及語  
 朱子大十註與諸儒之說詳加解  
 敢有庶幾由也亦冀其全云亦  
 誦留此篇大指事親理天無二道也  
 西銘而因以見事親理天無二道也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  
 張子

處張子

方天下古今人皆有得一理而盡之蓋以人然之於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世', '學', '道', '理', '心', '性', '氣', '神', '理', '學', '之', '源', '頭', '也', '此', '理', '學', '之', '宗', '也', '此', '理', '學', '之', '本', '也', '此', '理', '學', '之', '根', '也', '此', '理', '學', '之', '源', '頭', '也', '此', '理', '學', '之', '宗', '也', '此', '理', '學', '之', '本', '也', '此', '理', '學', '之', '根', '也']*





存心養性為匪懈  
之詩人為無柔室致謹求  
漏是為無柔於天所賦  
動靜為教不夫天所賦  
性也此為不懈於事天  
親也如是則可以稱肖  
形也如是則可以稱肖  
之願養育英才穎封人  
為崇伯子穎封人穎考叔  
於樂天兼常憂而無一  
合人兼常憂而無一  
天旨酒則溺於嗜欲惟  
天理可合所以顧天之  
能願養也童英才則不  
思以高英才斯善量并  
廣矣此穎考叔之能錫類  
也願養也童英才則不

及於人無孝不弛勞而底豫  
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不弛其勞而終得親之  
人能盡事天而之通而  
申生遭諉不避之通而  
教父之命至無能於天  
之則亦天駘其受而歸  
順令者伯奇也伯奇尹吉甫  
手是幹其所受乎親之  
子乎夫天之也人所與  
全而生之也人所與  
之則亦天之也人所與  
復霜中野知之常子無  
者是伯奇也夫天之也

乃克教之適然人融勇於後而順受其正則  
亦天之伯奇所以事親之窮與子曾子以及申生伯  
奇而知其所以事親如此富貴福沃將厚吾之  
可通於事天者有如此富貴福沃將厚吾之  
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福沃將厚吾之  
以磨礪如玉之底於成也夫事天者亦知福祿  
生我成我之意乎天之予也夫富貴而為善之  
我者非私我也將以事親則父母之愛我者非  
資所以深其責也我之將以事親則父母之愛我  
不也所以深其責也我之將以事親則父母之愛我  
我所以深其責也我之將以事親則父母之愛我  
所不能以天之玉女於成也夫事天者亦知福祿  
即此推之天地之心真父母之愛我者非私也  
天之道一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寧也寧也寧也  
而身事之存於世也而壯也而老之理而  
終身事之存於世也而壯也而老之理而  
身事之存於世也而壯也而老之理而  
終身事之存於世也而壯也而老之理而

如一焉及其段也得正而斃則此亦安寧而無  
所愧於天也西銘之說終以天為事母  
地而道哉蓋惟一本而為孝子為仁人孰非天  
一天之而道哉蓋惟一本而為孝子為仁人孰非天  
一親而道哉蓋惟一本而為孝子為仁人孰非天  
極親疎之異等而不一也惟已私此而一合天  
指也親觀其推親之厚程子大無我之公因事  
親之誠以見事天之厚程子大無我之公因事  
分殊真可謂一事天之厚程子大無我之公因事  
言以蔽之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  
惟大人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  
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

正蒙 易書 廣大學 艱深 今其 醇正 明



吾禮者則亦未如之何矣大人者德之當以  
禮言或謂察之精以智言愛也立人者大  
道也言性也者天之所得所以賦與者  
一原非有我也所以得其道也惟大人  
仁義禮智之性以私其私也故曰性  
欲人之周知不私自私其私也故曰  
兼有所有愛不自私其私也故曰  
各有所愛不自私其私也故曰  
得必如是道始若彼尚有人所以  
以必如是道始若彼尚有人所以  
於蔽塞為吾之性也若彼尚有人  
末如之何而大之知愛成已物  
明德新之民之而大之知愛成已  
本旨銘之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  
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流行賦予而後純粹至善所謂天地之性  
自人受形而後有昏明純駁之異此性  
墮於其中亦因有昏明純駁之異此性  
質之性也然氣雖昏明純駁之異此性  
化而為天地之功以善反其初則昏明  
存而天地之功以善反其初則昏明  
起而本於生初君我其以善反其初則  
力學問以自復其本然之善也善之  
專以理言無不善若也善之反也善  
以氣言有善有不善若也善之反也  
學知利行固知勉行也善之反也善  
不論其行與否也善之反也善之反  
言性者折衷於二氣不論其行與否  
終性之說皆可廢然此而論性不  
明程子亦曰論中庸兼性

張子曰熾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除雖  
善必廢矣吾性中本有善而無惡故必教  
天者本然之善無有不全斯成性矣若察之  
不精則惡之根未絕雖有善必不能無難也  
此去惡之所  
以務也  
張子曰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也成心私忘  
忘始起於有我之私而道何由進故必私忘  
務於廓然無我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也  
而進於道有志者慎  
毋執成心而不化也  
張子曰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  
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已外世多違此不在

必其非者斤在天下國家也責已者當知此  
理而反躬自斤在天下國家也責已者當知此  
純乃可謂  
學之至矣  
張子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獻為  
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  
耳禮義者士人立身之本既為學者則其終  
食而嬉一無所用其心焉此與下民何異逐  
其卑汚猥頊甚矣  
豈足以為士哉  
張子曰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  
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童蒙之時智識

之微必戒其毋誑一動之間必示其正且不  
退其息無不循乎規矩養之可以正其蒙若無  
失其長知良能之正而推之可以無不知者  
不其此教人者之功所以大也無非天理若  
其惟聖人乎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教迥乎不  
見所謂以身教者與世之但言教迥乎不  
同矣  
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  
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  
其道至當者所行皆當於理也而順若無所  
行而有所得於心故謂之德既有其德則內  
順於親外順於友上順於君下順於民行內  
而後有百順之福是德者乃福之基福者乃德  
之

德之致德愈盛則福愈全無往而不順也  
徵矣是故君子樂德其至當之謂道而居之也  
然則備德之福豈世俗之所評哉  
張子曰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  
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  
新而志者心之所為也為學莫先於立志由志  
則才大善則業大自能兼善而無外故易既曰  
可大兼善則為評也又曰富有無外之謂也  
志而充之則為氣養而或為德性惟志久由  
則氣久德性久自能為信而無窮故易既曰  
可久為信之謂也又曰道在我無窮故易既曰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尚天地而不

離也子天地不相似其去道也遠矣明惟天高  
惟地博厚為仁故其道遠矣無種聖人之智  
通所以日新而可久富有而可大者正以其  
仁智相資尚乎天地而不離也若智不進於  
高明而未極於博厚則與天何久大體之有  
相似而其去道也日遠矣尚天何久大體之  
哉此聖人之智仁所以與天合其德也  
張子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敬者不善之  
則天下事無一不可為若能用敬為主則必守  
之固本斯有立本立則用行故有立斯有為  
而不以主敬為要哉學者  
張子曰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  
敬是無與也故上慢禮而行暴而玉帛儀節  
皆為不

具文禮不  
張子曰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  
勢權位之人常挾其勢於其所有故人皆欲  
無所藉其勢無所利其有自可以忘人之勢  
而視之蔑如矣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役以其爵我以吾義吾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余  
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在孔子之門得所師以為依歸故終其身  
瓢陋巷不改其樂惟是勉以進德而已其  
迹似潛孟子當戰國之際吾道息矣然以  
名世自任而明王道黜霸功正人心息邪說

皇、辨論以修其守先待後之業其迹似見  
此、其時為之所、以有潛見之不同也若顏  
孟、易、地、則、  
皆、然、也、  
張子曰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皆有得息有  
養瞬有存教以古人之教人之規條言法即禮  
為瞬皆一至暫也言一氣之出入為息目之開闔  
以尊之一一動而不敢苟也必有法以守之畫  
而動作一事不敢或懈於身也必有為之所為  
得而靜息一理不致遺於心也故必有一瞬  
必有所存存天理於吾心也此君子無時無  
處而非  
張子曰眾已則無尤尤自外來者也天下事  
惟責人則易以招人

尤是、以、君子、仇、世、惟、歸、罪、於、已、而、不、問、乎、人  
在、我、祇、其、自、修、之、實、又、何、至、招、人、之、尤、乎、  
此、君、子、持、已、之、道、而、  
亦、待、人、之、道、也、  
張子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  
榮利為樂處困境受凌辱人皆以為憂然此  
耳無以取之困辱不至矣享榮名之實為可憂  
皆以為樂然此非不可樂惟忘榮利而不係於  
懷為可樂耳得此非可樂惟忘榮利而不係於  
然矣此真能善用其憂樂者無  
張子曰弓調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馬  
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  
不可近調和也服馴也良善也慤誠實也  
士之貴其智能亦如弓之貴勁馬之

責良也然必誠慤而後有以善其能若  
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有以善其能若  
慤而多能譬之豺狼徒有猛力而人  
不可近已耳然則皆能果何是特哉  
張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者志而  
已無所求於外之樂則行之可出而求其志  
而已無所求於外之宜潛而潛之主於求者  
而在人行藏之道在我非有確乎不可拔之  
者豈易及哉  
張子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易教人  
論吉凶不論禍福如曰吉凶者言乎得失  
吝者言乎小疵與咎者言乎禍福皆出  
自取故君子謀而小人謀也  
歸為君子謀而非為小人謀也

經學理窟 凡五十一

張子曰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  
吉人於天下事不徒在能言之貴能有以處  
之故平常指畫機宜議論天下之是非非  
指掌此其識見明達凡人所易能也惟是處  
天下之事因時制宜凡是非之難出若權衡  
至當確然不可移易則非  
有定力者不能所以為難  
張子曰古人能知詩者唯孟子為其以意逆  
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  
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  
之志相遠孟子以說詩之法也詩本人情不  
真

能知詩者也夫詩人之志和平易直觸於感  
遇而發其情之自然何嘗艱險阻今以艱  
險求詩則已失吾心之志乎  
張子曰移人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  
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鄭衛之音淫靡特甚  
未成者聽之易為所動將有流蕩忘返而不  
知所底止者故不可不放而遠之此夫子答  
以爲戒也  
張子曰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  
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必若  
此心為主故心欲其弘大然但能弘大而不  
操之以謹敬則恐其無所檢束而不立若但

能入於隘而不居之以弘大又恐其過於拘迫  
能入乎此心之全量也聖門如子夏才高意  
廣而馳情於外是寬而不敢也子夏爲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是敬之間則幾矣大抵有諸中  
學者交勉於寬敬之間則幾矣大抵有諸中  
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  
正此言君子盛德內蘊則英華外溢諸中者必  
而不可掩君子存養之功既至其心恬適而  
和則見之於氣者亦從容而和其心端莊而  
正則見之於氣者亦自然之理也  
張子曰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  
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所貴乎

能變化氣質而巳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  
明柔者可進於強此學之所以可貴也故  
但知力學即能移其惡而返於善今人所  
多為氣所使沉溺不返而終其身流於庸  
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用學之功以自  
變化其氣質故耳夫氣質之惡者能用學  
之功尚可以變化而為賢况氣質之美者  
者再加以學問之功其所以造可量哉  
張子曰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事物之理義者裁制之宜人能順乎道義  
則常名教無不自裁而功為甚大矣  
况天爵所在又極為尊貴之事而外至之  
榮者不能及其萬一者乎人何憚而不為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  
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

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  
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教者日相親  
與得效最速此言取友之道也  
言人之益以輔佐吾之仁也燕安處也  
資其益以輔佐吾之仁也燕安處也  
友之工於媚悅者相拍肩執袂然惟朋友  
以為意氣之合易於言不合則遂怒氣相  
加此乎朋友之交易於言不合則遂怒氣相  
所貴乎朋友之交易於言不合則遂怒氣相  
志同道合耳故必於朋友之間下責善不倦  
之而嚴憚切磋日相親與則德業自日進  
益其得效也為最速無新與則德業自日進  
張子曰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



詩曰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之人  
躁暴者其志必驕氣必傲一德難去故學  
者須以溫柔為先溫而柔則和乎謙順不驕  
不傲自可與德之進  
志時敏而日進於學詩曰溫恭人維德之進  
基言能溫恭自持則立德即基於此可見溫  
柔之受益甚多也學者若不以溫柔自勉或  
張子曰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  
敬日強始則拳服膺由於牽勅至於中禮  
自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學問資乎聞  
廉而無收斂近矣之功則輕浮淺露自恃所  
長適足以長慢而人之氣故君子必莊敬日  
以潛消其傲慢而勉至於久而合乎規矩自  
奉持未免辛苦勉至於久而合乎規矩自

然後容順適蓋必如此方是切實  
為己之學而聞見為能有益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通同達也病室齷也人之欲而大則不通若  
惟心不蔽於私不圓於欲而大則不通若  
而所蔽為欲所困而小則拘滯狹隘而於百  
私所蔽為欲所困而小則拘滯狹隘而於百  
物之理皆窒礙而無所以治病至此  
為學之道不可不知所以治病至此  
張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  
德也此文相養之道精義曰句易傳報咸九  
於入神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義至  
適不安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此內外相  
道養之也

張子曰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  
學欲其勤故後身之事致知力行體之於已使  
去惡後善脩身之功也文欲其博故多識乎  
前言往行畜德之功也  
張子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志  
其小聖者當為天地之心為生民立一身為往  
時之事已也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尚淺况  
可徒志其小而卑近自安則其成就可知  
其何貴乎小而卑近自安則其成就可知  
有是學哉  
張子曰矯輕警惰之輕者浮躁也矯者強而返  
而醒之也凡人詞氣浮躁則其矯其中必不識躬  
行懈怠則其業必不進故當矯其輕而歸於

萬實警其情而進以精  
勤然後可以為學也  
張子曰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祇是計窮力  
屈才短不能管畫耳若稍可為恐未肯安之  
須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能安若也大抵計窮無所復之力量屈無所得  
伸才短無所見長耳若稍可復之力量屈無所得  
安而此心將崩動矣惟平日義利之辨見之  
既明誠知義理之可樂有所甚于利欲者乃能  
也彼世俗之子諛何容易哉  
張子曰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情  
為勤方是為功用此言人力不可恃其天資而不

于道也為近其造道也亦易若徒恃其天資  
之羨而不加以勉強之力則亦不足以為功  
惟是有羨變而不敵自恃強勦奮矯其惡  
以力于善矯其情以趨于勤此方是竭其心  
力而能為功耳夫天資一人一已而人十已  
天資之不能若可夫一人一已而人十已  
亦可倍之功哉學若夫一人一已而人十已  
張子曰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  
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若權宜之用非常行之道也學未至而言  
權變則必不合宜而終有患蓋常道人所可  
行變則非聖人不能及若驟然語變是其操  
術已先不正勢必流於詭譎乃取患之道也  
張子曰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

為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尔則  
亦無有乎尔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  
則道可傳矣此學孔孟之學也言此學至今  
論復存以為興耶則此歲以為學也言此學至今  
不可無傳而天意固自有時在孔孟尚少然大道  
然自信以為己任如無有乎尔孟子尚少然大道  
之語蓋皆知其必不終抵也今欲功及斯文  
下必多栽培後學化而導成也今欲功及斯文  
孤吾道可悟人而傳無噫張子此言其所以  
為繼往來計也夫真有張子此言其所以  
同於孔孟之心也夫真有張子此言其所以  
張子曰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

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凡人不知為學雖具自用耳彼厚未見其大故以為人莫已若惟好學窮理灼見大原方覺其用智者皆穿鑿之見乃癡也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冰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祇是俗事功不及若無念：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冰道也然能問隨：凡皆道心在即道在也若心有不在則終身由之祇是俗事  
為學之功猶可徐圖而為學之心則不可刻也離

張子曰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濟天下也如事者心而心之分量亦有受本自無幾而察識極克隔有未及故止可求有限之事若欲致博大之事則民胞物與是求何事業必心體廓然方能肆心故當以博大求是求之如易所謂知周乎万物而道濟天下者也  
張子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道者  
當然之理內外一致而物我同系者也苟專內則遺外外則忘內是圍於一偏無以見道量之無以見道體之無間故必合內外而於私欲無以見道體之無間故必合內外而

知萬理之出一原乎物我而知萬物之同  
一辨如此則見道之大端而得所從事無  
張子曰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情  
不肯自治祇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道務在  
斂視聽慎言動專其心於為己之功而不暇  
化及若役耳目論說短長則志已紛馳必怠惰  
而不用未能反已者也欲進於學難矣蓋心不  
學者之患大率皆然而不荒於內者  
張子曰學貴心得守而無功為學視乎一日  
新則異其所得自未可量若斤斤執守則日  
而明悟不生是其學亦止於此而已未見其  
有進益也

張子曰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  
學者易為力三代之時俗尚敦龐邪說鮮少  
文章無所紛雜學者其心已明其見已定故  
易為力而進於道德之途今則邪自振作即  
日下可勝嘆哉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  
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守此致一之道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統四端而兼不善者也然  
必得義而後思愛周流裁制合宜若不義  
則不行必不得禮而後親疎厚薄品節常定若  
不得禮則必不得智而後良心時見察識若  
擴克躬若不得智則必不得信而後天予惻  
存誠實若不得智則必不得信而後天予惻

即予以義禮智信此致一之道所  
以與仁相資為用而不離者也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貫串之謂此教人以觀書之法也言  
言皆有所深意觀書者必總括其言  
通之以求其若用之者必在方為得  
然忠所觀者徒古人之糟粕而已何  
張子曰所以觀書者親已之疑明已  
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  
是進矣書一本加新欲知所疑○所  
達也然學向無窮日新月異人每  
新益則今此所無窮日新月異人  
不疑如轉而有疑則後此見解愈未  
是進矣若拘守一說既不能悟復不  
疑安

望其學之進益哉  
張子曰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  
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道不始  
而語道者必以仲尼為斷蓋會其統宗也  
仲尼以前更有何人可考雖去古已遠其  
然義理之在人人心者不容泯滅則其言  
想而後蓋千聖相承源流若一則其言  
無或異後之學也  
張子曰後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  
不得已也此學聖賢相傳修己治人之道  
民將欲大有為於天下則必有其志在  
而悼大道之無傳懼微言之將絕述往  
聖

以問乎後學者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闢  
揚墨是也蓋吾儒得志則行其道而復唐虞  
三代之治不得志則明其道而庶  
萬世教學之傳其心一而已也  
張子曰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  
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  
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不傷手  
也功業如立言立事皆是大匠木工也斲削  
穿鑿意見輕率而造作事端大有害於道也  
蓋學莫要於立德德成而後措之為功業若  
未成而先事乎功業鮮不至於決裂者是  
猶代大匠斲本而欲不傷其手也  
張子曰為學須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

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  
人未克為鄉人異於人方是實學若無以異於  
於人則子鄉人不學者何異雖進而貴為公  
卿亦云榮矣然所為無以異於人亦一鄉人  
而已何足取重於世而列於士君子  
之林乎故進德修業之功誠宜亟也  
張子曰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  
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此言人當求其在外  
在天者有得不得不可不強求富貴是也今人  
已若無求不得不可不求道德是也今人  
舍其所可得而求其所以不強求道德是也今人  
而道已喪率至於無所得也何若求其在  
已若之

張子曰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子遠焉之漢  
諸儒如荀楊輩極有所見似知仁義者然其  
為不精語焉不詳知猶弗知所以內外扞格  
其存仁制義之心與履仁  
猶義之述而不相符也

張子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  
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戲謔不惟有害於事而  
所使易至於流而不自返不戲謔則厚重莊嚴  
言動不苟而氣自沉靜是亦持氣之一端也  
朱子曰橫渠學力他人之尤勇於改過獨不以戲  
為無傷一日忽則皆有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  
而為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為  
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張子曰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

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何為閑邪非禮而勿  
視聽言動邪斯閑矣易云忠信所以進德若  
禮即邪也吾人一誠與子也蓋忠信所以進德若  
邪則誠自存誠存則無欺無偽無斯言動有為  
信也至邪于何而閑其非禮而斷言動有為不  
合於理者皆邪也審其非禮而斷言動有為不  
則私欲無間可入而邪其非禮而斷言動有為不  
自閑矣此進德之也

張子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為學觀其立志二程夫子從十四五歲時便  
子人不同其立然欲學聖人  
而人不同其立然欲學聖人  
所學皆非其學欲不流於下也難矣然易

張子曰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



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心者亦事之宰也  
而陷於一偏於事多不能別白惟虛則本體  
同然絕去繫累故公而無私平而不偏是亦  
事自前不難立見而無私平而不偏是亦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  
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  
然心正矣入於惟不知教畏故此心常放蕩而  
嚴師常臨於上凡動作之間凜然如有所督  
責而無知畏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  
其心一無非僻正矣而  
張子曰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

道者皆貧人心不能兩用憂道則念念在道  
之心皆不違乎道也憂貧則念念在貧即利  
有時為道而無邪沽名希寵之意皆所以為  
貧也此義利之分也  
張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  
人有利欲之心子學正相背馳故學者當寡  
慾學莫先於求仁仁為吾心所固有似不難  
成今仁之難成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心  
之私人所好也蓋仁者天理之公利欲者人  
其私學大相及矣故學者當以寡慾為要  
利欲既滿則天理自見此不兩立之機也  
張子曰禮使人未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

於人於已此則可也然使人事觀者自然悅服  
同也若有意求悅於人則飾情于譽已非復  
禮之本然是妄而已矣故人當盡其在我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  
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  
之無窮矣此言人爵之不足慕而天下之富貴  
必待假借於外而後得者皆有窮已也蓋  
人心之欲無饜而外求之者皆有有限者不  
足以供無饜之取惟人心自有之通義則無  
爵而貴不假外求可以存吾之取而無窮此  
求者去自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

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之進則漸到盡則  
自棄也志之所向異而遷不難而阻方能有  
漸至其域如人聞都會美麗雖目未嘗見而  
心已不疑步之向前自然到彼境界若止而  
不進則不能至矣故凡為學而盡心以  
自限者皆自棄之人慕道不真者也  
張子曰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  
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  
顏子之所以進也強滿是也窮人之智識有限  
者由其所知者少故識見短淺不遇涉獵記  
誦便謂其所知者然從事于學所知既多則  
見者大方恐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不能何  
不敢有一毫自欺之蔽因以欺人而不能何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矣尚何望哉  
明辨于內是以仁義為不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  
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  
益也夫一能然善聽言者必  
後一故能取益者必由之而  
也故能取益者必由之而  
法語聖言雖能悅而不改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  
是則聖人而已矣此之聞言  
問官者未足語此也  
衆人之善於一已而聞言則  
所以為凡庸之歸耳若夫虛  
張子曰聚天下眾人之善者  
地也人惟母遠自足哉  
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  
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  
明辨于內是以仁義為不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  
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  
益也夫一能然善聽言者必  
後一故能取益者必由之而  
也故能取益者必由之而  
法語聖言雖能悅而不改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  
是則聖人而已矣此之聞言  
問官者未足語此也  
衆人之善於一已而聞言則  
所以為凡庸之歸耳若夫虛  
張子曰聚天下眾人之善者  
地也人惟母遠自足哉  
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  
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

易知也惟知德而於吾心固有之理  
切然後欲受人之言微怡微終心解  
不可不知深思其故哉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子朋友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礼勿言  
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為無益  
不能明辨是非則不能居仁由義自棄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往行以畜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謹言往行以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矣尚何望  
明辨于內是以仁義為不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  
會友講學多識前言往行  
也決矣此資於外者也謹言  
以養其心此治於內者也  
進學之方盡此仁義為不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  
益也夫一能然善聽言者必  
後一故能取益者必由之而  
也故能取益者必由之而  
法語聖言雖能悅而不改  
張子曰人言必善聽乃能取  
是則聖人而已矣此之聞言  
問官者未足語此也  
衆人之善於一已而聞言則  
所以為凡庸之歸耳若夫虛  
張子曰聚天下眾人之善者  
地也人惟母遠自足哉  
其止能竭才於卓立之  
實若虛深知義理之無窮  
進學之志者也其自棄也決

張子曰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  
且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凡人于學者多論  
用力勤苦以下他日成就然亦有不必然者  
但觀其趨嚮着心處如何苟趨嚮既端着  
心既切則贊之惡者可化為美而力之  
始勤者自不至於終怠而可以有成無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旧見以求新意心  
中苟有所困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  
須得朋友之助濯洗條也劄者所以記也學  
去旧見以待新意之未苟心有所困隨即約  
記庶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所進若  
不記則思不起而新意遂與所塞無然朋友  
之助更不可少須得互相講究庶幾所疑愈

析所見愈長而自  
有日新之益也

張子曰學者祇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  
穠是藜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  
所得耘苗曰穠壅苗曰藜學者乏於義理如  
夫用力穠藜雖目前不免饑饉必有豐年之  
報人之於學也亦然蓋求之既勤未有無所  
得者不我何涉也義理與我無子是猶不耕則豐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  
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  
為已學為學必視人之志氣志宜大不宜小  
氣宜靜不宜輕志小則迫狹而其量

易足易足則不復求進而無功氣輕則虛

浮而無實得惟寬大其心沉已學則果于自

欺而無氣自可無二者之病矣

張子曰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

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洙泗之間修仁義使

人知所守興教化使人知所從一時之學者

宗之歷至後世千有餘年而後之人用其仁

義可以成已用其教化可以為萬世之師也

未而已焉吁此仲尼所以為萬世之師也

諸錄文集 凡三十一

張子曰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

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

獲知也賢者生逢盛時遭遇不偶便感憤無

以行其志若且有限於不幸而固既終身者

亦有不獲然之命限於有生之初即智之於

者不獲人爭知一日之遇合哉

張子曰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

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

漸彼不知者考究無識輒以之必至驚世駭俗

難行又其甚者怒之疾之無所不至然則有

而無事急遽為也此天下固當致之以其漸

張子曰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

生歎氏便不窮理天地間萬物莫不有理吾  
究其理之所以然使其本末大小表裏精粗  
洞徹于心而無所惑若不知窮理則混氏  
池徹於物而無所見如夢過一生物而不悟也  
之學如是所以絕物礙理終其身而不悟也  
張子曰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亦皆  
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與  
大進益處在能變化氣質及其偏以就于正  
去其雜以歸於純然後讀書有所發明而漸  
見聖人之奧妙此為已之學也否則氣質未  
融所學者全屬無益皆為人之耳何能卓有所  
見以究明聖言無益皆為人之耳何能卓有所  
而直窮底蘊哉  
張子曰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去學不振非強

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此  
資稟既弱而用功宜勇也凡人之昏愚蒙昧  
者必多求前言往行探取新意以開其蔽  
但資性卑庸雖學不振若求用已而己千之  
功恐致不能奮故惟堅忍有定力者信之  
篤持之謹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及耳  
張子曰鄉愿狗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  
也鄉愿者鄉里之愿人同流合污以媚於世  
而畏人也狗後也穿窬竊盜也鄉愿曲意於私  
已知其心正相也此孔孟所竊物而畏人之  
以為德也  
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為命人受於天則為性

性命之道學陰陽五行之化生而循名而思其義也蓋自天授之於人則為命自人得其所以成而理以健順五常之德子形氣而促其受之於天則為性學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天與人可合而為一也

張子曰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寂然不動者靜之本未然而萬物皆靜也乃靈明之府昭然不昧故為靜之本然無物者而絕無所倚若去然則舍乎動之理虛則至一守靜者可無事於屈養之致功哉以理虛則至一

張子曰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仁之為道存之為本心之德完之為慈愛之理者蓋有體有用焉故惟敦厚則天理充滿

虛靜則私欲渾忘而仁之本體立矣敬以接物則脫然有懇摯之貌和以接物則藹然有惻怛之施而仁之大用行矣求仁若當自聽之哉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物之不實也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皆不足為實也惟無天不持軌克實飽滿亘古如一日則無非以至虛為實也出此觀之聖人亦惟耳人可不於虛中求實哉

張子曰某侶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負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志舉懷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

則呂范過人遠矣橫渠自言其論不輟此絕學微倫有序成一第待諸其人耳若少而孤有  
則接統無一人斯道安托故患學若之既厚  
有以望於學者乃今又繫於官守而無暇及此  
由此觀之則仕則又繫於官守而無暇及此  
而力於求道不如過人遠哉所望於二子者不  
張子曰其小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  
必中然非有志堅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  
何為不為其氣節之士慷慨激烈死且不能况  
吾明於義理則直氣壯而直前何為而不  
其其於天下事自當勇往而直前何為而不

也為張子曰教人至難必尽人之材乃不誤人觀  
可及處然後告之此言成人之法也人必待  
難之蓋凡人有所成就乃不成人者必其人  
使教之觀其所及處然後告之此言成人之法也人必待  
施而觀其後事斯處然後告之此言成人之法也人必待  
難而觀其後事斯處然後告之此言成人之法也人必待  
一第子莫英賢後之教者亦可就觀已故于諾  
張子曰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君者天下  
相者所以佐吾君以天子民也君存心當  
以父母自任而視天下如赤子以君存心當  
養之而為相者亦可以操一居之心以君存心當  
為純王之相而可操一居之心以君存心當



張子曰千里之防必由一鐘而致堅江河之  
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求其真而陶步  
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  
此言凡事當求其真也千里之防甚難其  
實必由一鐘之土而後累寸累尺可以致堅  
混江河之盈科大莫測其凡此皆致實之道也  
一欲物求其真而陶步高視忽於小事是何異  
望其成乎施馳思千里一勺未見動念江河尚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于天者王宰之性受

類乃心之用也情感于物如喜怒哀樂之類  
一乃心之用也情感于物如喜怒哀樂之類  
統性情者也于天者王宰之性受  
張子曰有形則有性則有情故人有形則有性  
聽言動之形則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形性見  
於情故人有仁義禮智之性即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要之形子賅也  
無異用而性與情同原也  
張子曰祭於性則見於情祭於情則見於色  
以類而應也性之所祭則見於情由天而內  
而之外也然有是性即有是情有是情即  
是情即有是色皆以類而應者也  
張子曰顯諸仁天地生万物之功則人可得

而見也所以造不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歲  
諸用也天生則自內而外顯諸仁焉此造化之  
功而內此中機織之妙人不可得而見所謂  
藏諸用也出入者豈非至仁無迹而妙用無  
哉者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  
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豈不  
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  
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也如洪鐘由扣而後有聲聖人因問而後有知  
端之知顧是也然所謂聖人無知者非謂其有  
所不知之可言聖人無知必因人之問而乃有知  
故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  
大如洪鐘之小扣則必大扣則  
張子曰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  
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克乎私已也  
聖人之心至公而無私至大而不能自視功業  
爛如高乎天下為人無所莫能及而自視功業  
如浮雲之過太虛絕無纖微一介之累入于  
其心蓋德業愈崇而度量愈廣此其所以為  
聖人也若有一介存焉則未克何哉

張子曰為學所急在于正心求益若求之不  
已無有不獲惟勉之不忘為要耳正復期也  
者所急在預期其效之心以求得益蓋其所  
急非所當急也抑知人患不求得益若循序求  
之深造不已斷未有不足深原而有得者  
故惟朝夕乾惕勉之不忘乃為學之要道也  
孟子所謂勿正勿忘者其以此夫  
張子曰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克之則大  
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而已明善者為學之  
須用固執之功乃能卓然有以自立所謂知  
之而後可守也由是擴而克之則善量日廣  
而可以進德若不擴充而克之則善量日蹙  
小而不足有為此弘之之功在乎其人未可

以能守而遂已也  
張子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  
者禮也者先王緣人情而制之而無過不及  
侈但去其一借分而不可為者其他分所可為  
亦當酌取以告力所能為者而後為之  
過為泰侈以立學于難繼也孔子曰不  
知禮無以立學于難繼也孔子曰不  
張子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  
巽之請問張子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  
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懈心寢熟有一日脫然  
如大寐之得醒耳張子謂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

然此非難陪蓋設為此語欲學者常存此意  
于不志而除掉病源之大寐之得醒  
于游心寢熟脫然如大寐之得醒  
則安舒自得固將與古為徒在  
張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通古今非一身一時之事而已故天所以生  
物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得其所以  
為天立心也講明義理扶植綱常使人知  
所率循是為生民立道也聞祭大義微言以  
纒述古未相傳之道統是為往聖繼絕學也  
明王道考法制以垂利溥于學也窮是為萬世  
開太平也此所以不能已于學也苟不存  
此念則知任大責重而自待當必不為也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

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  
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後不肯問遂生石端欺  
妄人我寧終身不知當問于後有所不知必  
人多自負老成不肯下問何由得知之又因  
人以道義先覺處我恥言有所不知故益不  
肯下問一存此見遂生身而端倚妄內則  
欺已外則欺人寧終其身於不知也噫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  
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當知若劫  
之不測則遂窮矣故若所以然之理也酬猶  
也心通乎道則能片夫事理之所然之故忘  
變而不窮苟不通乎道而徒事記問以待事

變之未則見聞有限祇足以忘其所謂者  
而已若卒然臨之以意外之事則其知窮  
而不能有以忘之矣  
張子曰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  
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  
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  
且創艾其弊點養吾誠願所患日夕不足而  
未果他為也孟之學無非教人以反約窮源  
之功今之儒者不務切已而厚華辭實勇於  
苟作資本不逮古人而急欲見知後世方且  
一望便知其底裏其不自量為已甚矣方且  
痛懲其弊點養吾誠以為反約窮源之學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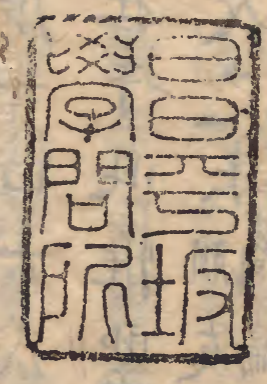
患日夕用功不足而未敢  
他有所為以自紛其心也

張子曰有潛心于道忽忽為他慮引者此氣

也氣靜之人沉潛專一其心惟向乎道在  
也感之未不自主每為他慮所引而去者此由氣  
之未定不足以勝私故也故不動心之功必  
先資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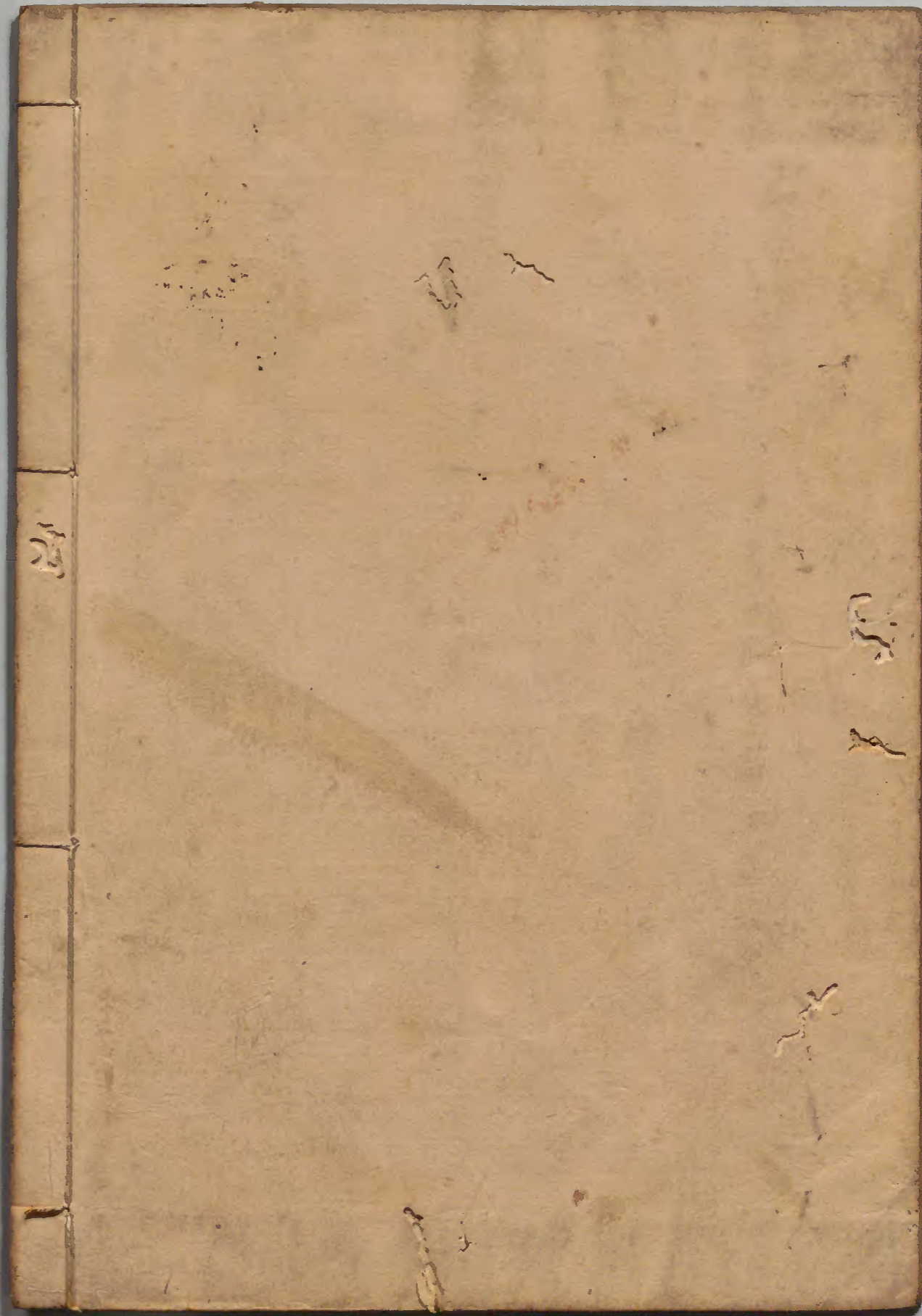
張子曰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  
在于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  
友之未簡編所以共切磋琴瑟所以調性情  
刻不離常使心有所養而放僻之念不生然  
三者之中朋友之取益為多蓋有友則陶情

講學俱在其中故有朋自遠方來所  
 以可樂而聖人必殷殷于取友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君子以文會友以禮親鄰']*

文政西歲



阿